

走近当代 觉囊的法王

—— 今日东方香巴拉圣域寻访录

陈晓东 著



走近当代 觉囊的法王

—— 今日东方香巴拉圣域寻访录

陈晓东 著



为大恩金刚上师送行……

昨夜接 W 市贺老师电话，得知云登桑布上师 15 日在京圆寂的消息，心里十分悲痛。就在日前，得上海阿波罗大厦等企业三宝弟子之资助，我正着手将自己四年前撰写的长篇纪实作品《走近当代觉囊的法王》印出来，以使更多读者能对当代大德云登桑布上师有所了解，哪怕是十分肤浅的了解，也可增添一点对何谓当世真正正信佛法的感知和信心。没想到，待本书印出之时，云登桑布上师已遽辞尘世了。悲泣无穷，何以哀哉！

97 年夏秋头一次去四川阿坝州壤塘藏瓦寺，在这块全国最穷之地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云登桑布上师对我的谆谆教导，成为我人生之旅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就如我在书中所写的那样：“这一场景——那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绿绿的山，青青的草，身着红藏袍、肩搭红坎肩的云登桑布上师，手捻一串浅色佛珠，面色慈祥地坐在青草地上，以最浅显而又充满智慧的语言，向一个来自喧嚣尘世的独行客开示着宇宙和人生的真谛……已经永久地留在我的心底深处。”

98 年 11 月，我携《走近当代觉囊的法王》初稿前往哈尔滨，拜谒月前被中医师焦居士接到那儿去调养身体的云登桑布上师。焦居士和上师身边的健阳活佛都读了稿件并给予很大鼓励，上师还欣然以偈语形式为书稿写了个序言。当我和上师合影时，上师心情很好，跟我挨得紧紧的，一手捏住我的手，一手还在我耳朵上轻轻地捏啊捏的……那一刹那，我沉浸在上师无比温馨的亲情与慈爱中，觉得上师比自己的生身父亲还不知要亲过多少倍，

我差一点就掉下泪来……

99年9月，我再去壤塘藏瓦寺，参加觉囊派为庆祝历史上更钦·笃布巴等三位宗师的重要著作刻制经版成功而举行的大法会，这是觉囊派数百年来头一次举行这样大规模的法事活动。法会快结束时传出消息，说是云登桑布上师将他的许多日常用品都送给了弟子，似乎心愿已了，要“走”的样子。云登桑布上师是当代觉囊派众望所归的法王，有哪个弟子舍得他“走”啊，大家在青海高僧土登·尼玛上师率领下，为上师念了一天长寿经，祈请上师长久驻世。法会结束，我离开壤塘前一天，上师送我一副铃杵留作纪念。我问健阳活佛，这副铃杵看上去有点年头了。健阳活佛说，是呀，上师很喜欢你，把他用了多年的这副铃杵送给你了，就在前两天，他为你门汉族弟子灌顶时用的就是这副铃杵呐。我心里好一阵激动，我今日不过一介两袖清风的寒士，如何才能报得了上师对我的大德大恩啊。

去年上半年，我受五台山广宗寺之托去过一趟北京，办事之余，顺便看望了正在北京养病的云登桑布上师。上师精神依然很好，但身体明显消瘦多了。我很想在上师有生之年为上师再做点什么。王权可以任意剥夺一个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但它摧毁不了一个佛门弟子的正知正念。10月，我把自己创作的包括《走近当代觉囊的法王》在内的佛教文学作品全文放上了因特网络，让全球中文读者得以随意下载阅读。

嗡嘛呢呗咪吽。谨以此短文，寄托我对上师的一点哀思，以这本迟出的小书，为上师送行。

2002年4月

内 容 提 要

古老神秘的佛教密宗，正引起当代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说起密宗，格鲁派、宁玛派、黄教、红教……这些瑰眇的名词对不少人已不陌生。可是，若提起觉囊派，恐怕知道的人就少而又少了，这不仅在于它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小派，更在于几百年前它似乎已经销声匿迹，连有些新近出版的藏传佛教史书都断言：“到十七世纪后半期，觉囊派就不复存在了”。

何谓觉囊派？今日还有没有觉囊派？《走近当代觉囊的法王——今日东方香巴拉圣域寻访录》这本书，将把你带到海拔三四千米的青藏高原，一个被当地称为“黄财神坝”的地方，那是国务院认定的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那里充满种种匪夷所思的神奇与奥秘，觉囊的脉系自十四世纪中叶传到那里，从此脉脉相续，传承至今。觉囊派奉时轮金刚为主尊且保存了最完整的传承，按藏地通行的说法，修持时轮有成者临终可往生美妙无比的天国“香巴拉”，因此这块地方也被藏地不少信众视为今日香巴拉的圣域。而这块今日香

巴拉圣域的旗帜，就是当地藏哇寺的金刚上师——曾受到班禅大师高度评价的云登桑布上师，一个无比慈悲而博学的老人，一个当今已很少见的大成就者。你若有幸拜见这位当代觉囊的法王，他那超越凡界的智慧和普度众生的慈悲定会让你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

请记住，这不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这是一部极为客观的纪实文学，向你描述的是发生在今天我们这个人类地球上的事情。作者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海作家，他向你保证的是这部作品一丝不假的真实性。

陈晓东佛教文学作品专题网站：

www.c-xd.com

电子信箱：cxd@ihw.com.cn

目 录

引子	1
一. 在后藏觉摩山里	4
二. “我妈当场开顶，头发掉下一小鬃……”	17
三. 瞻巴拉山脚下的一块净土	32
四. 政府官员在此出家	42
五. 时轮金刚——天降花雨的法缘	57
六. 头一个来这里闭关的汉比丘尼	67
七. 花落花开自有时	89
八. 黑洞中苦修十几年的年轻人	100
九. 我是天上的一片云	114
十. 藏哇寺金刚上师	128
十一. 原始母系遗风	136
十二. 拜访噶尔旦活佛	143
十三. “起义战士”漂泊藏地	150
十四. 班禅大师：“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155
十五. 闭关两觉母	164
十六. 法王一席谈	171
十七. “这种感受，在家人是体会不到的……”	184
十八. 树立起自己的菩提心，是最最重要的……	193
十九. 缩得象个小娃娃	204
二十. 阿旺大活佛	213
二十一. 非神化的神话和现实	226
二十二. 我不能离开上师	239
二十三. 走出壤塘	246
二十四. 尾声	258
附 录：法王《觉囊教法总义》摘录	265

引子

“你是说，念了两天颇瓦经，死者开了顶，还有头发脱落？”我问智光师。“这是你亲眼所见，还是听别人说的？”

修炼密宗颇瓦法，修通者头顶正中会陷下一个坑，谓之“开顶”，且可插入一根吉祥草不倒下，这一瑞相，我以前就有所了解。但是，人死后，经上师念颇瓦经，死者仍可开顶脱发，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千真万确，我是亲眼看到的。”智光师见我半信半疑的样子，微微一笑，遂又娓娓叙说一遍。“那女子六十来岁，她女儿想去那里出家，她不放心的，就和老伴一起跟女儿去那里看看，不料一到那里，她就病倒了，也不知是不是高原反应，反正没几天就一命呜呼。那地方平时很少有汉人去，象她那样死在那里的，更是绝无仅有，所以法王对她格外慈悲，为她念颇瓦经足足念了三天。念到第二天，一大块头发，卜地从死者头顶正中掉下来，这表明死者已开顶。在场很多人都看到了，有的喇嘛好生羡慕，都说这女子真是好福气，如果他们死后法王也能这样念经让死者往生香巴拉，他们真巴不得现在就去死哪！”

“法王？那里也有法王？”王者，万众之至尊，法王，法界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也。我只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院长晋美彭措上师，在今日藏地享有极高威望，被无数信众尊称为宁玛派如意宝大法王。前年我曾去过那里，回来后依所见所闻写了一本《宁玛的红辉——今日喇荣山中的一块密乘净土》，介绍这所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我这次重赴藏地的一个目的，就是再去色达，看看两年来五明佛学院有

些什么变化。

“哦，是的。晋美彭措上师，是宁玛派的法王，那个大活佛，是觉囊派的法王。”

“唔，原来如此。不过，在我印象中，今日介绍佛教密宗的书里，对觉囊派大都轻轻一笔带过，好象是个很小的派别？”

“没错，太小了，外界，不少人甚至以为觉囊派已经失传。其实，数百年来，觉囊派的传承从未间断，他们的大本营就在那个地方。这一派特别注重实修实证，他们修持的时轮金刚圆满次第，很不简单哪！”

“你再说一遍，那地方叫什么名字？”

“壤塘，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从马尔康到壤塘汽车还要开一天，据说是全国最穷的县之一，不少地方至今还保持着半原始社会状态呢。”

“是麽？”

“那还有假！”

“那位觉囊的法王叫什么名字？”

“云登桑布。”

唔，云登桑布！就在这一刻，我心中暗暗决定了，去色达之前，先到壤塘走一遭。这位能令死人开顶落发的觉囊派的法王，决非是个等闲之辈！

智光，三十岁，东北人，五年前在成都昭觉寺经清定上师剃度出家，近几年走南游北，遍访奇人异士，本人的修持也颇为刻苦。几个月前，他去过色达五明佛学院，听了晋美彭措法王的讲经和索达吉堪布的讲课；而后又去壤塘，拜见了觉囊派的法王云登桑布。一路云游，刚从青藏高原上下来，赤脚穿一双草绿色解放鞋，身披红色藏僧袍，肌肉发达的右胳膊象藏民那样裸露在外面，皮肤晒得黑不溜湫，尤其是那张铜黑色的圆脸，眼珠乌黑，眼睑雪白，猛一看，活脱脱象个藏喇嘛。这次来到四川彭州关口九陇镇，是要向正坐镇此处建一个大庙的济尘法师求个密法。

济尘法师，是今日汉地屈指可数的大德之一。五年前，我头一次来四川，在彭县银厂沟接引寺偶遇前一天刚到那里的济尘法师，相谈甚契，相见恨晚，当即在接引寺的一间小茅屋里，由时已九十高龄的老法师摩顶加持接引我皈依了佛门。前年离开色达返沪，途经成都时，我曾略事停留，去彭县丹景山金华寺探望师父，可惜没碰上。这一回，我是第三次由沪来川，一到成都，就马不停蹄地由温江金马、彭县丹景山一直追寻到关口九陇镇，最后在尚在筹建中的“佛山古寺”一间极简陋的小屋中见到了他老人家。济尘法师十六岁在成都昭觉寺出家，持戒严谨，勤于修行，博通显密，法力精深。一年前，他以九五高龄发愿要在九陇宝地建一座占地百亩的“佛山古寺”以造福后代，消息传出，八方感奋，出钱出力者蜂拥而至，来的人最多时一天有上千人，直到现在，每天仍有几百人从各地赶来拜谒他老人家并为建庙积累一份功德。当我看到老法师不顾年高，每天端坐莲台手持铜杵花很长时间为排成长队的信众一一摩顶赐福时，不能不为老人家无私的献身精神深深感动。

佛教讲因缘，因缘，乃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好些事看似偶然，究其实质，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年近百岁的老法师象一块巨大的磁铁，把那么多有缘众生吸引到他的身边。因之，有了跟东北和尚的相识。因之，听说了壤塘，听说了觉囊的法王，听说了人死后头颅犹被颇瓦法摧开顶门的奇迹。也因之有了我这趟壤塘之行……



一、在后藏觉摩山里

——更蚌·图吉宗哲有一次在定中见到十二大护法仙女之一的药林母——在这觉摩山沟的寺院里，降森·甲哇益西终于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上师——克尊·云丹嘉措修瑜伽时可腾空而起，悬在空中，轻轻一跃，有几十丈远——在更钦·笃布巴主持寺务的这三十五年中，觉囊派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宝剑砍过脖子，就象在空中劈过彩虹，脑袋依然稳稳地长在肩上——

打开西藏地图，在西藏正下方，距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北端大约一百五十公里处，你能找到一个名叫“拉孜”的地方，它是西藏日喀则地区的一个小县城。拉孜，为藏语音译，意为“神之顶”。离拉孜东北七十公里处，有个彭措林乡，历史上曾一度享有盛名的觉囊寺就座落在此处一座大山的山沟里。

觉囊寺建于距今七百余年的元代至元年间。元时，今拉孜一带称为拉堆绛，属于后藏范围。

那时，有个出生于后藏萨迦一带（属今日喀则地区）的大修行者，名叫更蚌·图吉宗哲（1243—1313）。在藏语中，这一名字的意思是“慈悲精进”。早年，更蚌·图吉宗哲曾学经于萨迦寺，年轻时就以在辩经中击败当时名声很响的曲弥巴等大学者而名噪一时。成书于十五世纪的藏族史学名著《青史》，曾评价更蚌·图吉宗哲说：“此师童年时已研习许多经论诸藏而成为善巧；在江都学法院中曾教育许多僧众；普遍传称他辩才

优越。”后来更蚌·图吉宗哲在姜都寺担任“曲本”——曲本这一古职，类似于后来的堪布一衔，主要负责寺院中的经文讲授。

更蚌·图吉宗哲在修持上很有成就，能无障无碍地穿越墙壁和小孔，当他修炼六支瑜伽的运气法时，整个屋里的空气都随之颤动，同屋的人不是觉得冷得受不了，就是感觉热得吃不消，可见其法力之强。年近五十时，更蚌·图吉宗哲有一次在定中见到十二大护法仙女之一的药林母，把他带到拉堆绛一个山势险峻、沟壑纵横的山沟里，请他在这儿建一所寺院。此处山水清静，法缘殊胜，莲花生大师也曾来过这里。药林母对更蚌·图吉宗哲交待完毕后，飘然而去……出定后，更蚌·图吉宗哲依着药林母在定中的指引，来到拉堆绛，果然找到了那个山沟。此处海拔四千几百米，当地称为“觉摩娜日”，意思是尼姑山，自古以来，为不少大修行者闭关静修的宝地，努钦·南喀宁布、丹哲·鲁意坚赞、那南木巴·楚臣迥尼等藏地高僧都曾在此长期静修，有个名叫贡却的女瑜伽师在这里修成光身虹化而去。

觉囊派藏哇寺现代高僧阿旺·罗主扎巴在其所撰的《觉囊派教法史》中，曾以炽热优美的文字描述这块无与伦比的雪域胜地：

该地具有的自性成就的功德，如同聚集了无数天神大仙持明们依止的山王的威德。地形坚美，有药域、森林严饰，如意之果挂满枝梢，馥郁香气飘满各方，悦意之雨和山间小溪水声潺潺，飞禽走兽围绕周旋，把此地装扮得美丽异常。修行之处寺院林立，外形如五股金刚杵，内若轮王法座，两侧国政七宝和吉祥八徽，形状各异、光彩熠熠。该地大护法女神很久以前曾亲睹佛祖尊容，立誓守护佛法的天女那曼加摩，与十万天女共同戏乐，统治着天

龙八部，以大神通保护修行处，永不散失舍离。

阿旺·罗主扎巴在这里所说的天女那曼加摩，也就是更蚌·图吉宗哲入定时所见的那位药林母。更蚌·图吉宗哲来到拉堆绛的山沟里后，对这儿的環境风光大为欣赏，就依药林母的授意，在这儿建起了一所寺院。因这座庙宇建在觉摩山里，人们就把它称为“觉摩囊寺”，“囊”，在藏语里是“里面”的意思。

觉摩囊寺建成后，更蚌·图吉宗哲在这里广摄四方弟子，著《道果新序》，并将过去一直是师徒间口耳相传口诀繁复的六支瑜伽修炼方法归纳成《六支瑜伽大释》。六支瑜伽，这是密宗中修炼气息的六种方法，因传统久远而又师承不一，故传到后来具体修法越来越繁琐复杂。通常，六支瑜伽是指以下六种修法：第一：收摄，内分昼瑜伽和夜瑜伽两种；第二：禅定，又称“静虑”；第三：运气，又称“行风”；第四：持风；第五：随念，又称“作念”；第六：三摩地，意为“等持”。更蚌·图吉宗哲所著的《六支瑜伽大释》，是藏地关于六支瑜伽的第一部著作，意义非同一般，故后来的瑜伽行者对这部著作都特别看重。每年，更蚌·图吉宗哲还在庙里举办大型讲座，亲自教授六支瑜伽，听者无数，远近服膺，连当地几所历来信奉其它教派的寺庙也接受了他的宗见。后来，觉摩囊寺被简称为“觉囊寺”，以这所寺院为基础而形成的传承，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称为“觉囊派”。

更蚌·图吉宗哲主持觉囊寺长达二十一年，到他七十一岁，去世前几个月，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乃把法座交给了他的心传弟子降森·甲哇益西。

降森·甲哇益西（1257-1320）是朵甘思（今四川甘孜和西藏昌都一带）人，幼时曾拜噶玛嘎举派的一位大修行者噶玛拔希（1204-1283）学密多年。也许是因缘不尽契合，他在修学上不谓不刻苦，却难有证悟。他遂根据师父的嘱咐，离开故乡，游学各地，寻访最适合自己的上师。在数年时间里，他四

处参学，听受了许多显密教法，从教理上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学问。最后，他来到拉堆绛的觉囊寺。从一走进觉摩山，他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跟更蚌·图吉宗哲一见面，顿时更觉心心相印，在这觉摩山沟的寺院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要找的根本上师。他从更蚌·图吉宗哲处受学了六支瑜伽等密法后，依法修持，没多久就得到实际的证悟。更蚌·图吉宗哲也特别青睐这位人到中年才来依止觉囊派的修行者，没几年，就将他视为最得力的上首弟子，不久又派他在觉囊寺附近建一所德钦寺，寺成，命其在那里主持寺务，代自己向信众讲经传法和指导僧人密修。

降森·甲哇益西从更蚌·图吉宗哲手里继任了觉囊寺的座主后，仍兼任德钦寺座主，不辞辛劳，同时主持两寺寺务达八年之久。他在拉堆绛一带威望很高，当地不少头面人物也常到他座前亲近依止。因着他早年跟噶玛噶举派的上师有过一段特殊的因缘，他在噶玛噶举派中也有相当影响，噶玛巴三世攘迥多吉曾为他写过传记。元延佑七年（1320），降森·甲哇益西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继降森·甲哇益西接任觉囊寺座主之职的，是克尊·云旦嘉措（1260—1327），他的年龄仅比降森·甲哇益西小三岁，他跟降森·甲哇益西之间的关系也颇带一点戏剧化色彩。这位五十几岁时才由萨迦派改宗觉囊派的后藏本巴人，先是与师兄降森·甲哇益西一同在更蚌·图吉宗哲座前接受了觉囊派密法的灌顶，不久，更蚌·图吉宗哲去世，而降森·甲哇益西在更蚌·图吉宗哲逝世前几个月已升任座主，于是他又从昔日师兄今日座主那里听受了觉囊派的多种密典和修持方法。等降森·甲哇益西去世后，他自己也成了觉囊寺的座主，这样，他跟已故的降森·甲哇益西之间又变成平起平坐的关系了。其实，克尊·云旦嘉措从来不把当不当寺主放在心上，他最看重的是实际的修持和证悟。他在修炼上成就很高，神通广大，很多信众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据传他修瑜伽时可腾空而起，悬在空中，轻

轻一跃，有几十丈远，还可任意穿墙入壁和空中取物。六十七岁时，他把法座让给了对开拓觉囊派有特殊意义的更钦·笃布巴，自己继续潜心修炼，一年后，无疾而终。

更钦·笃布巴（1292-1361），法名喜绕坚参，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出生于西藏阿里地区笃布迦尤日的班仓村。他出生之时，大约正是药林母祈请更蚌·图吉宗哲到觉摩山里建觉摩囊寺之日。他的父亲名叫益西旺秀，母亲名为楚臣坚。

笃布巴是觉囊派发展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关于他的出生，《大法鼓经》、《涅槃经》和《尊胜母陀罗尼经》等佛教经典早在千年之前就有明确授记。《尊胜母陀罗尼经》如是预言：

如来从此涅槃后，
缓过半个千年时，
赭面国内一比丘，
继续吾法犹如吾。
清水绿树装饰区，
名迦尤日之城中，
父名为益西旺秀，
母亲名为楚臣坚，
生一爱子带佛号，
坚固竖立吾法幢，
吹起法螺扬法旗。

在藏语中，其父名益西旺秀是“智慧自在”的意思，母名楚臣坚则是“戒饰”之意。千年之前的佛典，对笃布巴的出生地、父母名及何时降生等等，说得何等清清楚楚！

据说，观世音化身的藏王松赞干布于藏历土狗年（为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圆寂后，曾从成天菩萨的心间显身，向当朝大臣嘱咐身后之事。在松赞干布向大臣们留下的遗言里，对六七百年后将有更钦·笃布巴出世弘法也有明确的预

言：

吾从此圆寂非去他界
 永居清静之地无动摇
 不必忧恐猛烈发祈祷
 你我过去现在与将来
 平生平行度化迷众生
 最初莲花洲与金刚座
 萨霍固失密与拂尘洲
 未来浊世藏区斗争时
 苦海所围迦尤日境区
 底孜雪山犹如法铃仪
 甘孜大山好象大香象
 凸陷石片洒满鲜花似
 白莲丰盛花蕊之中央
 犹如右旋白螺迦尤日
 村边林中聚满众野生
 位于四村中央神奇村
 不受敌方所毁班仓村
 村主甲娜秀日生一子
 心爱宝贝生于水龙年
 将成至高无上之大德
 佛教轴主得号称遍知

.....

在藏语中，“甲娜秀日”跟“益西旺秀”是个近义词，都是“慧自在”的意思。至于笃布巴出生的一二九二年，照藏历来说，也正是水龙年。松赞干布死后借成天菩萨显身留言的故事，不免带有浓厚的民间传说的成分，但是，这个传说若在笃布巴出世前几百年就已流传的话，那至少表明，这个传说中藏王留下的遗言就象千年前的佛典一样，也带有惊人准确的预见性！

更钦·笃布巴十一岁时由堪布楚臣宁布授了沙弥戒，赐名

喜绕坚参，意为“智幢”。受过沙弥戒，小笃布巴成了一个小居士。从他的本心想，最好能出家专心修佛，但他父母舍不得让聪明伶俐的宝贝儿子离开双亲当和尚。小笃布巴对佛法怀有天生的兴趣，不能出家，他就在家里认真研习了当时能找到的一切佛学典籍经论。十六岁时，后藏萨迦寺高僧吉当巴路过他的家乡，他闻之大喜，恭恭敬敬地拜吉当巴为师，从萨迦高僧那儿又学到不少显密佛学理论。

二十一岁时，笃布巴不顾双亲阻拦，悄悄离家出走，去萨迦寺再次投拜吉当巴上师，修学般若、因明、俱舍诸学和多种密法，还跟一个金刚上师仁钦益西修练过靠食石子维生的辟谷术。他在萨迦寺里出了家，而后遍游藏地，参加各种辩论活动，击败了他遇到的一切能言善辩者，被人们称为“更钦”，意思是“遍知一切”。

三十一岁时，更钦·笃布巴来到觉囊寺，向当时的座主克尊·云旦嘉措求得了觉囊密法的灌顶与传承。他跟觉囊派显然特别有缘，在上师为他安排的静室里依法修持，很快就通达命脉、证悟禅定，登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藏地史书《青史》记载这一时期的更钦·笃布巴：“依教授而修生起极佳三摩地。”所谓三摩地，是指佛教修持中达到相当层次证悟后出现的某种境地。在此之前，他虽精通显密经论，在滔滔不绝的雄辩中擅于引经据典击败对手，但主要还是倚仗博览群书的理论基础和能言善辩的嘴上功夫。当他获得实际的高层次的证悟后，才切实体会到佛法的真谛，尤其透彻理解了佛陀三转法轮所开示的“分别胜义，究竟诸法本性，法性光明，善逝如来藏”，这才是佛法的究竟意趣。元泰定三年（1326），更钦·笃布巴三十五岁，克尊·云旦嘉措六十七岁，在克尊·云旦嘉措再三恳请下，更钦·笃布巴坐上了觉囊寺座主的法座。此后，一直到他七十岁逝世，他在这个位置上整整坐了三十五年。

对觉囊寺和觉囊派来说，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三十五年。在更钦·笃布巴主持寺务的这三十五年中，觉囊派进入了它的